

高爾基選集 天藍的生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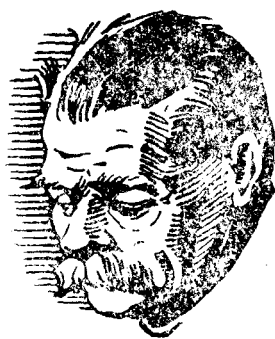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雜誌公司印行

集選聖爾高
活生的藍天



上海群聯書局印行



高爾基選集

天藍的生涯

麗尼譯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復興二版

天藍的生活

高爾基選集



原著者 高爾基

譯述者 麗尼

發行者 張靜廬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中正東路廿九號
漢口交匯路
長沙府正街
昆明武成路

題記

這小書的翻譯大約在十年以前。譯文最初表於「文學季刊」，單行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。現在，上海雜誌公司有刊印高爾基選集的計劃，於徵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意後，想將這小書也包括在選集裏，這，在譯者，當然引爲幸事。雖然祇是一本小書，但是，也能看出這偉大作家所曾表現的最圓熟的技巧和最深入的視察；在私意，總以爲是所以和那些著名的速寫列入同一水準的，所以對於它之能列入選集，更感覺了無限愉快。
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記

上海雜誌公司



天藍的生活

康斯坦丁·米若諾夫坐在窗前，呆望着街市，祇想不想。風，終於把一天雲頭掃清，把未曾鋪砌的街路上的灰塵捲成一些美妙的花綵和紋波，就埋在路上似地死滅了。麻雀像一些跳着的小球飛過來，落在一塊鷄頭旁邊，啄着那些軟毛。一頭貓伏在若沙諾夫底大門後面，一心盯着那些雀子，瞄準了一個，就撲過去，但已經遲了一刻了。於是牠用牠那軟的腳爪撫弄了那死鷄頭：攫住牠，猛然而且審慎地搖撼着，接着就把尾巴泰然豎起，嚼着那勝利品跑進大門去了。

伊凡·伊凡諾維支，若沙諾夫踉踉走過，用棍子趕着一隻靑色的山羊。教堂底鐘開始響了。那人舉起帽來，現出一個禿頭，好像一位殉道的聖者底。他抬頭讚許地望了那清冷的晴空，而山羊，也就停了下來，抖抖鬍子，並且把蹄子深深地栽進了塵埃裏面。

「在巴黎，」米若諾夫默想着，「這種種事就簡直不可能。在巴黎，就不會讓人牽着

山羊在街上亂跑。而且，人們也決不把死雞頭丟到窗外的。」

下面，遠遠的地方，在那一帶鉛色的河水外邊，污暗的造酒廠和本地瘋人們居留的灰色房屋之後，一輪臃腫的，橙黃的，沒有光芒的夕陽，正沈在那礮脊的小山上，蓬鬆而黯黑的檜樹林裏。一天又一天，米若諾夫所目擊的就是這同樣的景象，這已經像一頁常讀的書，成爲非常厭倦的了。爲着把思想轉換一下他就把那真珠色的天想作一幅大的地圖：那裏是莫斯科，那裏是柏林，那裏是科倫，那裏——那該是巴黎了。今晚，天空是太擁擠，太糟糕了，幾乎無法現出巴黎來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在這想像的地圖上是應該有個巴黎的，巴黎無論怎樣總該在這圖上佔個明確的地位。於是，巴黎出現了，一座蔚藍的城，佈滿了莊靜的音樂，有着歡愉的居民和神奇的奇事，在這裏，生活是平易而且簡單，在這裏，就是像若康波耳這種惡徒也是無法隨時作惡的。在巴黎這樣的地方，即是惡魔路西摩多自己，也現得怪可愛，怪迷人的。在這裏，還有着那「三劍客」，「神祕的」鷄舍騎士，「大無畏的達塔格郎」——

一個聲音迎送着那沈落的太陽，以有氣無力的懶散的歌聲在伴奏着那教堂銅

鐘底震響。整天，從清早起，枯風就把灰塵吹得打旋，而歌聲和鐘聲，就好像聯合起來帶來和平和救贖似地，把甜蜜的安寧帶到人們底生活裏來了。

然而，這星期六傍晚底神聖的寂靜，却並不能安定米若諾夫底苦惱的靈魂。他底心靈給扯碎了，困惑了，迷亂了；他底記憶給他引起了過去底圖畫，使他不勝人世虛無之感。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真的心靈底苦惱。他得思想，而這種掙扎却祇使他充滿了奇異的恐懼。他離開窗前，把房間底每一角落檢閱了好幾次，似乎希望在這藍色的薄暮裏找出來到底是什麼在逼着他去冥想。

怪呢，就是當他閉着眼睛的時候，黑暗也戰慄了，旋風跳躍着，幻出奇形怪象，一會兒成直線，一會兒作圓圈，終於却變成了高長的灰塵底柱子。黑暗變成可觸的，沸騰的了，而且不可解釋地迫着他疑慮了起來，「我將怎樣對付我這生活？」

思想！思想是什麼意思？他父親死前不久，他母親一天對她丈夫說道：「你也該稍微想想呀，你這蠢貨。你沒有多久好活呢！」可是那位好人却祇是一笑回答道：

「你曉得思想是什麼意思？思想就是把骯髒揩掉。比方，你手裏拿的是一塊抹布。這

抹布原來是乾淨的，現在可骯髒了。你和我，魔狄亞，都想得不少了。可是……」

他底母親，素來以善理家務自傲的，一聽見這話，就暴怒了，咆哮道：

「你說我是骯髒的抹布？你可是說我底屋子髒？」

兩星期以後，米若諾夫發現他底母親躺在廚房底地上，一個肩膀靠着火爐，用一隻手顫巍巍地支持着她底身體，她吐出了一些低微的呻吟和怨語。米若諾夫以爲她還醉着，彎下身去扶她起來，但是她却把他底手一把揮開，沉重地倒在他底脚前了。一連四天她繼續呻吟着，不斷地顫動着手臂，好像要揮開什麼的，而在第五天上，就滾出牀外，爬到牆角裏去，死掉了。一整個星期，許許多多奇怪的人從早到晚就在那地方紛來擡去；那駝背的看護婦，高聲嚷叫並且不停地抽煙的胖醫生，張腿坐着的黃鬍子的祭司波利斯。每個人都來問米若諾夫一些問題。誰都討厭的木匠加里斯特拉竟也莽撞地來問那孩子道：

『唉，你現在可怎麼辦，可憐的孤兒？』

在巴黎，死和葬就簡單得多，葬禮底安排，甚至於還有趣。但是，在這裏，這些却全是不必要的，而且是可怕的。在巴黎，莫名其妙的人就不會跑來盯着死者底遺體。至於像

加里斯特拉，在巴黎就簡直沒有給人寬容的餘地。

米若諾夫底母親死掉的那天，木匠拿了一罐酸乳酪跑出街上來，把刷子浸到罐裏去，就開始塗着他的花園籬笆了。爲什麼？他又並沒有醉。他極其莊嚴地作着他底表演。有什麼人問他到底在幹什麼，他就泰然回答道：『我漆籬笆呀。』

『用酸乳酪麼？』

『我找不到油漆呀。』他一聲不響地工作了十分鐘，很鄭重地塗着那些給太陽侵蝕了的灰板。一小羣小人和大人圍着看他。祇是當伊凡·伊凡諾維支·若沙諾夫走上前來，一脚把那罐子踢得粉碎的時候，表演這才突然結束了。

醫生，在檢查着屍體的時候，以他那像要跟人打架的神氣說道：『如果她不灌得那麼利害，至少還有四十年好活。』

米若諾夫記得，在當時那話雖然現得難聽，他却作了一次迅速的計算：假如她再活那麼久，他自己會有五十九歲了，而她無疑地還是會終生對他嚷道：『蠢貨！你正跟你父親一個樣。』大眼睛，粗魯，她當然還是會從清早起來就半醉着，從這間房滾到那間房裏，

打掃着，殺着蒼蠅，並且把空氣裏面充滿着她所愛吃的醃葱頭和泡蘋果的臭味。她也曾時常咒罵他底父親。她向來就是這樣的，尤其在節日，當他把那地形學家底制服披上他那瘦長的身體。預備到鎮上去打彈子的時候。對於打彈子，正和對於所有的事情一樣，他是一位好手。在言行上，他都是一位特殊的人。他底瘦長的身體，那稀疏的，不整齊的小鬍子，在他底兒子底記憶裏是活躍的，他有一種愛咳嗽和吐痰的醜陋習慣。他常常給年青的科斯第亞講着一些奇怪的故事，講到土耳其人和斯科比列夫將軍，講到高加索人，基華和巴克拉。一講起來，他底眼睛就會閃動着快樂的。他是一個時東時西的巡禮者，一個地上的遊客。在他底左眼下面有一條赤痕，這是從土耳其戰爭所得的創傷，使他底左臉皺了起來：而眼睛本身呢，則突了出來，好像老是在偷看什麼人似地。他從不和妻子爭吵，連反駁也很少。祇是。有時他會回敬一兩個冷刺刺的字眼，那就會使她手足無措，面對他牛吼起來了：

「你住嘴，米特加，上帝會懲罰你底愚蠢的，你等着瞧！」

「上帝就從不懲罰愚蠢，」他像這樣回答，「上帝愛蠢人的。」這話很刺激了那小孩，以後他就時常把這話記了起來。一天在修着一隻提琴的時候，父親從那樂器裏拿出一根

短小的圓軸來。「這個，」他說道，「就叫作靈魂，在你裏面，麗狄亞，也有這麼一根小軸，不過在你那裏面，是惡魔給安上去的罷了。」

「撒謊！」她回答道，「我底靈魂是從上帝那裏來的！」

有一年，在她底命名日，她丈夫從教堂回來之後送了她幾尺克什米絨布，是給她做新衣的。在絨布裏包着的是一幅可怕的圖畫，叫作罪人之死：一個垂死的人脚前站着一個綠色的惡魔，火樣的舌頭吊着，嘴唇向下彎着，作着譁笑。她一見之下，也笑了，可是，想想之後，並且因為在午飯時喝過不少的酒，所以就突然叫了起來，哀號道：「我底苦難！我底十字架！」在少有的寧靜的時刻，她也呼她底丈夫為魔術家，因為他做過一個音樂匣子，會唱紡車，親愛的母親，和國歌。一天，吃得大醉，她把那音樂匣子打得粉碎，並且把那些碎片放在腳下踏着。科斯第亞後來會把那些碎片收拾，藏在樓頂上頭，還時常請他底父親把那樂器，那個會唱各種歡樂的，悲哀的或滑稽的調子的怪物，修理起來，但是父親却答道：「真是胡語！那不過是一個匣子呀，別麻煩我。」而一面搔着那孩子底耳朵，一面又深思地嘆息了：「她真要鬧，就讓她醉個死！她死了，我就會做出一點巧妙的玩

意見來的。」他喜歡做出一些精巧的樂器手風琴，小提琴，並修理一些鏡框之類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唱道：

七個兒，七個兒，

七個兒，怎麼得了

他父親最成功的玩意兒是一個地球儀。科斯第亞把牠一直保存到現在。這是他在第一學期作業期滿父親給他的禮物。祇看上半邊，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球，但是那用錫皮臉盆做成的下半邊，却是用酸燻過的，各大洋，大陸，海島，都巧妙地塗了各種顏色。這玩意兒安置在一把鋼梳上面，用白蠟蟬住，球在軸上一轉動起來，就會唱出一曲悅耳的鏗鏘的曲子：『細斯庚，細斯庚，唉，你打那兒去來？』就是他底母親也喜歡這玩意兒的，她時常以小孩般的歡喜來轉着球，醉醺醺的大笑，但是，貓却反對牠，每當牠唱了起來，牠就疾疾跳開了。斯科第亞無聊的時候，就往往故意把那地球轉動，和貓兒鬥趣。

是的，整個說來，父親真是一個有趣的人，但是，現在，當科斯第亞想起他父親底種種玩意兒的時候，却簡直不能給他任何安慰或者快樂。他甚至是感到苦惱的。

在死掉的那年，老人曾經計劃過到一所寺院去巡禮。離家以前，他把他底住處底每個

門上都安上一些用橡皮球和木片屑做的小機關，使得每當門戶開關的時候，那些機關就刺耳地銳叫起來。這逼得他底妻子暴怒不堪。

「你是開我底玩笑不是？」她喊叫起來，向着丈夫撲過去，且把那些機關完全毀掉了，他笑了笑，揚揚然走進花園，倒在菩提樹下的草上，又大聲笑着，沉入不安定的睡眠裏了。米若諾夫記得，在那昏沈的，夢囈的睡眠裏，父親是說着多麼奇怪的話。他走出去，坐在他底旁邊。常他端詳着那瘦削的灰色的臉面的時候，一般憐憫的波浪溢滿了他底深心。這個親愛的，怪異的人！他是不可理解的。在那一刻，一道悲哀的暗影就投在他對於父親的愛情上了，同時，一種不信任的感情也在他底心裏產生出來。在那時，他得到了一種可以決定一個人底終生路徑的不可磨滅的印象。蜜蜂底單調的嗡嗡聲沈重地佈滿了濃密的葉叢，使得所有別的聲音都聽不見。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。頭上，深藍的天雲遊盪着，一曲沈靜美底交響樂，孩子望着天空，許久許久，直到眼睛起了劇痛。遠遠地，好像是雲雀底歌聲，把他從深夢裏驚醒過來，從那一天起，他終覺他應當以聲音來思想了；聲音回響着他底每一思想，而變成無言的歌曲。

最近兩星期以來，他不能用聲音來窒息他底思想了。回憶底塵屑侵襲着他底腦，他父親底重濁的聲音在反響着，還有那母親底永不休止的吵鬧。在小孩的時候，他已經從那裏知道，她從前的丈夫原是父親先日的主人。那前夫曾經用鎗射擊過他底後腦脊。「真不幸，」她時常囁叫着，「他沒有打中你！」

現在，科斯第亞明白，在他底父母底生活裏，一定藏着了一些黑暗的，不明不白的，甚至於危險的，犯罪的什麼。

他怕想這些，但是這些思想却緊緊捉住他，直到他對書籍感覺了興趣；從書裏，他知道在世上也有別種更有趣的神祕。這些神祕給他開拓一片美底視野。他害怕，拙笨，沒有朋友。因此，也沒有什麼人理睬他，使他有許多時間讀書。就是在這不斷地長讀的時間，那神奇之城巴黎，便從墨寶的暗影裏，在魔術般的青霧中浮現了。

春天，父親死了。母親底行動是可怕的：『喏，米第亞，你聽……我告訴你……』和那酒瘋子女人四年的相處，使他變得更為孤僻。他愛獨自釣魚，在田間和林間獨步，聽着鳥聲，樹木底息索，和微風在奇異的私語。他最愛的，是在節日聽着那軍人樂隊底演奏。

他立定，望着軍人們慢慢走近，扯起頸子，吹着喇叭和號角。但是，不久以後，連對這也感覺無趣了。那麼，出去散步的時候。他就帶着一本法文文法，思考着，祇想記住他所學過的，但是，他沒有很好的記憶力，而字句就變成一些，雖然極其美麗，但是全無意義的聲音了，變成了一種神祕的藍色的音樂。

復活節那天，他第一次注意到麗莎。若沙諾華。那天早晨，她穿的是藍色的衣服。她剛從教堂出來；鐘聲響着，太陽燦爛地照着。嬌小，纖柔，如同鮮花般地可愛，她似乎是反映了她頭上的藍天。因為正住在對街，米若諾夫是時常看見她的，但是，在這以前。這女子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丫頭，她那臉子，那圓睜睜的眼睛和突出的（或者祇是疲倦的！）嘴唇，對於他是全無吸引力的。他曾經想過她或者也和他一樣全不引人愛憐。他知道那女子是在吃着山羊乳當作補劑；那氣味決然是不舒服的。

復活節早晨，他充滿了歡喜的驚異：他怎麼竟沒有注意到麗莎是美麗的？從那一天，他就把她當作了他底天藍的夢底中心。她是他在生之漩流裏面，在那可怕的，不可探測的生活之流裏所攀住的一根草。他沒有勇氣和那女子相識，但是，每天回家的時候，他總要